

# 玉山傳說中的原住民

李宜靜\*

## 摘 要

清代首任臺灣知府、諸羅知縣，各用不同的角度記載玉山，後者說玉山「在鳳山野番中」，更將原住民帶入玉山傳說之中。陳夢林〈望玉山記〉說玉山「不可以有意遇之」，開啟神秘的玉山傳說。《臺陽筆記》認為山下原住民出沒無時，源於「山之靈，呵護甚秘」、《噶瑪蘭志略》傳說玉山「不得輕入，恐遭天譴」，這些文獻反映出玉山的神秘性與神聖性，山中原住民的形象是：不識美玉、有山靈呵護、採金佩金、世傳寶物。在近代的採錄中，玉山是鄒族與布農族躲避洪水、取得火種的聖山，也是群族分合的據點，而傳說的差異更顯出二族在族群發源、社會發展、文化習俗上的特色。

**關鍵字：**玉山傳說、原住民、鄒族、布農族

---

\*康寧醫護暨管理專科學校 通識教育中心副教授（通訊作者）

電子郵件：ycli@knjc.edu.tw

收稿日期：2013.11.15

修改日期：2014.04.9

接受日期：2014.05.10

# The Aborigine in the Legend of Yushan

Yi-Ching Li\*

## Abstract

In the Qing Dynasty, the first Taiwan Prefect and Chulo magistracy, each used a different angle to record Yushan., The Chulo magistracy said that Yushan is located among the “unruly aborigine of Fengshan”, hence bringing the indigenous people into the Legend of Yushan. Moreover, in the opening of *On Gazing at Yushan*, Meng-Lin Chen says “Yushan should be gone to intentionally”. In the book *Taiyang Diary*, the author says the indigenous people inhabited the foot of the mountain because, “the spirit of the mountain cares for and protects those indigenous people”. In another book *Outline of Kavalan*, the writer says that there was a rumor that “One shouldn’t enter Yushan without due consideration, otherwise one would suffer retribution from the gods”. These documents and books reflect the mystery and sacredness of Yushan. Aboriginal mountains’ images include ignorance of Jade Mountain’s spirits care, wearing gold, and the mining of gold treasures from generation to generation. In the record of modern document collection, Yushan is the sacred mountain where the aborigine Tsou and Bunun escaped the floods and obtained kindling. It is also the point where the tribes unified and divided. The difference of diverse legends is even more evident in the two tribes (Tsou and Bunun) in ethnic origin, social development,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and customs.

**Key Words:** Legend of Yushan, Aborigine, Tsou, Bunun

---

\* Associate professor, Center of General Education, Kang-Ning Junior College of Medical Care and Management (correspondence author)

## 壹、前言

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蔣毓英《臺灣府志》解釋玉山命名原由:「時或天氣光霽,遙望皆白石,因名為玉山」<sup>1</sup>,這是說天氣晴朗時,望遠山「皆白石」,因而命名「玉山」;同年,季麒光〈臺灣雜記〉說玉山「在鳳山野番中」<sup>2</sup>,初步將原住民與玉山連結。二人分別為清代首任臺灣知府、諸羅知縣,顯示出玉山與週邊的原住民,已為清廷官員所關注。

康熙五十六年(1717),《諸羅縣志》「山川」形容玉山「奇幻瑩澈」、陳夢林〈望玉山記〉說玉山「不可以有意遇之」<sup>3</sup>,可見,能否得見玉山,清初已是一件口耳相聞的神秘經驗。嘉慶十年(1805),《臺陽筆記》說玉山「不宜全見」,且山下有生番「遇人輒害,取頭顱而去」<sup>4</sup>。道光十七年(1837),《噶瑪蘭志略》之〈玉山再考〉採錄「識寶氣」的原住民往玉山尋寶;同書〈玉山三考〉說番王國內的玉山不得輕入,恐遭天譴;但番王世傳的赤珠與枯草,卻有降雨、豐收的神效。<sup>5</sup>同治九年(1870),《東瀛紀事》說玉山在「彰化內山野番之處」,且「見之者則為吉徵」。<sup>6</sup>上述諸說反映出終清一世,傳說中的玉山具有徵兆之玄意,而山中的原住民則有獵首、尋寶與農耕等活動。

日治時期,烏居龍藏最早來臺灣進行田野調查<sup>7</sup>,據他採錄:布農蕃和阿里山鄒蕃的

祖先原來住在新高山頂,後因族群不和諧,各自下山居住,才有今日地理上的分布。<sup>8</sup>1909年,臺灣總督府成立「蕃族調查會」,在1913至1922年間,出版一系列原住民的研究資料。<sup>9</sup>在這些調查報告書中,玉山是鄒族與布農族避洪水、取火種的聖山,也是群族分合的據點;光復後的採錄大致依此架構增減。日治時期迄今的玉山傳說,呈現出原住民的族群記憶,也形塑出有別於清代文獻中的原住民形象。

綜合上述,本文擬從清代至今的文獻中,依序探析神聖又神祕的玉山傳說與傳說中的原住民形象。至於原住民的稱呼,清領到日治時期稱「番」或「蕃」,引文時沿用之,敘述時則用今日之通稱——原住民。

## 貳、清代文獻中具徵兆的玉山

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首任臺灣知府蔣毓英《臺灣府志》記載玉山的地理位置與命名原由是:

**玉山,在鳳山縣。山甚高,皆雲霧罩于其上,時或天氣光霽,遙望皆白石,因名為玉山。**<sup>10</sup>

此條將玉山隸鳳山縣,並從天氣晴朗時「遙望皆白石」,說明命名「玉山」之因。

康熙五十六年(1717),《諸羅縣志》「形勝」列「玉山雲淨」為六景之一;而「山川」中的玉山是:

<sup>1</sup>蔣毓英《臺灣府志》,收入《臺灣府志·三種》(北京市:中華書局,1985.5),頁233。

<sup>2</sup>收入《臺灣輿地彙鈔》(《臺灣文獻叢刊第二一六種》),頁1。

<sup>3</sup>周鍾瑄《諸羅縣志》(《臺灣文獻叢刊第一四一種》):「山川」,頁7;〈望玉山記〉,頁259-260。

<sup>4</sup>翟灝《臺陽筆記》(《臺灣文獻叢刊第二十種》),頁21。

<sup>5</sup>柯培元《噶瑪蘭志略》(《臺灣文獻叢刊第九二種》):〈玉山再考〉,頁204-205;〈玉山三考〉,頁205。

<sup>6</sup>林豪《東瀛紀事》(《臺灣文獻叢刊第八種》),頁55。

<sup>7</sup>烏居龍藏於1896-1900年間,到臺灣進行四次學術調查旅行。

<sup>8</sup>本文為烏居龍藏在明治三十三年(1900)四月十八日於斗六辨務署林圯埔支署寫給坪井教授的信。烏居龍藏原著、楊南郡譯註《探險台灣》(臺北市:遠流出版公司,1996),頁320。

<sup>9</sup>該會對臺灣原住民的調查報告有:《蕃族調查報告書》、《蕃族慣習調查報告書》、《臺灣蕃族慣習研究》三套各八冊,以及森丑之助著《臺灣蕃族圖譜》二卷、《臺灣蕃族志》一卷,合計共二十七冊。臺灣總督府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原著(1919)、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編譯,《蕃族調查報告書·第六冊布農族前篇》(臺北市:中研院民族所,2008.5)楊淑媛「編序」。

<sup>10</sup>蔣毓英《臺灣府志》,頁233。

三峰並列，遠護眾山，奇幻瑩澈，高出大武巒之背者為玉山；是邑主山之後障（山終歲為雲霧所封，見之日甚鮮）。<sup>11</sup>

玉山不但高出主山大武巒山，且「奇幻瑩澈」。所謂「瑩澈」，是遠望有晶瑩剔透之感；所謂「奇幻」，則是史家自注「山終歲為雲霧所封，見之日甚鮮」之意，也就是說，玉山終年在雲霧繚繞之中，很少見到全貌。雖說「見之日甚鮮」，但也有望見全貌的時刻，如同書「藝文志」載陳夢林〈望玉山記〉，就詳細描述望見玉山的時間與樣貌：

予自秋七月至邑，越半歲矣；問玉山？輒指大武巒山後烟雲以對。且曰：是不可以有意遇之。臘月既望，館人奔告玉山見矣！時旁午，風靜無塵，四字清澈。日與山射，晶瑩耀目。……。山莊嚴瑰偉，三峰並列；大可盡護邑後諸山，而高出乎其半。中峰尤聳，旁二峰若翼乎其左右。……。微風忽起，影散雲流，蕩歸烏有；皎潔光鮮，軒豁呈露。蓋瞬息間而變幻不一，開閉者再焉。過午，乃盡封之以去。<sup>12</sup>

陳夢林來諸羅縣半年後，向人問起玉山，回答者除了指向「大武巒山後」，並說「不可以有意遇之」，可見，清初的臺灣民間，能否得見玉山，已是一件口耳相聞的神秘經驗。

嘉慶十年（1805），《臺陽筆記》之〈玉山記〉先描述玉山之高大險惡：「環抱諸峰，樹木陰翳」、「中有惡溪，葉落水上，多年堆積五、六尺許，糜爛不可近。漁人樵夫，觸

之即死」，次採錄鄭成功上玉山採玉的傳說，再說：

每當天氣清明，日光照耀雲端，素練橫懸空碧；然不宜全見，見則不祥。余蒞臺十三年，屢試屢驗。噫！天地物產之奇，造物之不輕以予人也如是夫。<sup>13</sup>

《諸羅縣志》僅說玉山「見之日甚鮮」，此條則說玉山「不宜全見，見則不祥」，並以自己來臺十三年，觀察心得——屢試屢驗，強化玉山少見全貌，甚至不宜全見。只是未舉「屢試屢驗」之例，故令此說略顯薄弱。

道光十七年（1837），《噶瑪蘭志略》之〈玉山三考〉記載瑯嶠後番王國內有玉山、銀山、金山，「金山為番人挖掘，故番王日用器物，率以金為之」；玉山最高，但是「玉山則有禁，不得輕入，恐遭天譴也」，雖說如此，因番王擁有赤珠與枯草等寶物，所以「玉山在番界，番亦以為神矣。宜乎漳泉人於天晴霽時遙望見以為幸也」<sup>14</sup>。文中的金山可以任人進去挖掘，玉山則不可隨意進入，也許是受寶物傳說的影響，使得漳泉人在天晴時望見玉山會認為是幸運的事。

同治九年（1870），《東瀛紀事》「災祥」記載原住民住在玉山，而山之能否得見與吉凶之兆有關：

彰化內山野番之處有所謂玉山者，人跡罕至，值天氣清明，山色偶現，見之者則為吉徵。<sup>15</sup>

此條可從兩方面說明：一是首句「彰化內山野番之處有所謂玉山者」，從清初〈臺灣雜記〉說玉山「在鳳山野番中」到此句，反映

<sup>11</sup>周鍾瑄《諸羅縣志》：「形勝」，頁18；「山川」，頁7。

<sup>12</sup>周鍾瑄《諸羅縣志》，頁259-260。據周鍾瑄〈自序〉，陳夢林修志時間是「起自丙申秋八月，越明年丁酉仲春而脫稿」，即起於康熙五十五年八月，成於五十六年二月。文中說「予自秋七月至邑」，可見為康熙五十五年之作。此文余文儀《續修臺灣府志》亦載之，略有異文，不礙文意，如末句「乃盡封之以去」，《續修臺灣府志》作：「則盡封不見」，頁785。

<sup>13</sup>翟灝《臺陽筆記》，頁21。

<sup>14</sup>柯培元《噶瑪蘭志略》，頁205。

<sup>15</sup>林豪《東瀛紀事》（《臺灣文獻叢刊第八種》），頁55。

出從清初到晚清，玉山一直是「野番」生活之地；而從所隸縣治不同，亦可見清廷治權的擴張。二是末三句「值天氣晴明，山色偶現，見之者則為吉徵」，意同上述《噶瑪蘭志略》：「天晴霽時遙望見以為幸」之說，只是此條所謂「吉徵」，缺乏例證；而《噶瑪蘭志略》所採錄的赤珠與枯草傳說，較能解釋為何「番亦以為神」。

綜合上述，清代文獻中的玉山，始終縈繞神秘的面貌：清初，《諸羅縣志》說玉山「奇幻瑩澈」、「不可以有意遇之」，開啟奇幻的玉山傳說。中葉，《臺陽筆記》以自己來臺十三年「屢試屢驗」的經驗，證明玉山「不宜全見，見則不祥」；《噶瑪蘭志略》之〈玉山三考〉記載瑯嶠後的玉山「不得輕入，恐遭天譴」，更增神秘色彩。但是，晚清的《東瀛紀事》則說玉山「見之者則為吉徵」。無論是否得見，傳說中的玉山皆具徵兆之玄意。

### 參、清人筆下的玉山原住民

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首任諸羅知縣季麒光〈臺灣雜記〉中的玉山是：

**玉山，在鳳山野番中，山最高，人不能上。月夜望之，則玉色璘璘。<sup>16</sup>**

此條從月夜的角度言玉山「玉色璘璘」，而「玉山，在鳳山野番中」句，則將原住民帶入玉山傳說之中。以下依文獻先後，析論玉山傳說中的原住民。

#### 一、不識美玉的野番

康熙三十六年（1697），郁永河〈番境補遺〉記載的玉山為：

**玉山在萬山中，其山獨高，無遠不見；巉巖**

**峭削，白色如銀，遠望如太白積雪。四面攢峰環繞，可望不可即，皆言此山渾然美玉。番人既不知寶，外人又畏野番，莫敢向邇。<sup>17</sup>**

此段記載可分三項說明：一是「玉山在萬山中」三句，在萬山中玉山最高，以致「無遠不見」，這樣的說法，比蔣毓英《臺灣府志》、季麒光〈臺灣雜記〉說玉山在「鳳山」，更顯山之高大遼闊。二是「皆言此山渾然美玉」句，《說文解字》對玉的解釋是「石之美者」，從蔣毓英《臺灣府志》說：「遙望皆白石，因名為玉山」，到「皆言此山渾然美玉」，玉山已不僅是「白石」，而是大家都認同的「玉山」。三是「番人既不知寶」三句，先說原住民不知玉是寶物，但因漢人怕原住民，所以，不敢靠近玉山，這是清代文獻中將玉山發展為採玉傳說的雛形。<sup>18</sup>若從居住者的角度來看，原住民與玉山最為接近。

#### 二、山靈呵護的生番

《臺陽筆記》（1805）之〈玉山記〉有段描述山中原住民的活動與傳說：

**麓下藏有生番，出沒無時，遇人輒害，取頭顱而去；故人之趨避，惟恐不速。或謂此山之靈，呵護甚秘，亦理或有然者耶？<sup>19</sup>**

此條記載可分二項說明：一是「麓下藏有生番」六句，勾勒出玉山下原住民的形象——敏捷迅速的行動與令人恐懼的獵首。就行動敏捷而言，明末，陳第〈東番記〉（1603）親見原住民日夜習走的成果：「履荊刺如平地，

<sup>17</sup>郁永河《裨海紀遊》（《臺灣文獻叢刊第四四種》），頁55。

<sup>18</sup>此後有鄭成功家族上玉山採玉傳說，李宜靜《明清文獻中的臺灣印象》第五章第二節「採玉傳說中的鄭成功」（《東吳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論文》），2012.7。

<sup>19</sup>翟灝《臺陽筆記》，頁21。

<sup>16</sup>《臺灣輿地彙鈔》（《臺灣文獻叢刊第二一六種》），頁1。

速不後奔馬」<sup>20</sup>；清初，蔣毓英《臺灣府志》「土番風俗」說：「透草穿林、攀藤援木是彼之長技」<sup>21</sup>，不論是「速不後奔馬」的腳力、「透草穿林」的本領，或「出沒無時」的神速，呈現出明、清仕紳對臺灣原住民的印象是行動敏捷；就獵首習俗而言，《裨海紀遊》說「野番在深山中」，他們獵首後的處理方式是：「殺人輒取首去，歸而滌之，剔曲髑髏，加以丹堊，置之當戶」<sup>22</sup>，但不知所謂的「野番」是在哪座山？而此條則明指是玉山。二是「或謂此山之靈」三句，傳說「藏」在山下的原住民所以「出沒無時」，源於「山之靈呵護甚秘」。較之巡臺御史張湄〈番俗〉詩稱原住民「健足凌空捷似飛」<sup>23</sup>、臺東州知州胡傳說：「番人能耐苦，捷足而走疾，上下山嶺如飛」<sup>24</sup>，此條說法更顯玉山之神聖與原住民之神秘。

### 三、採金佩金的土番

道光十七年（1837），《噶瑪蘭志略》之〈玉山再考〉記載「識寶氣」的原住民往玉山探尋寶物：

有土番識寶氣，嘗望玉山尋之。至山麓，涉溪，忽遇金鹿一頭，跳躍而過。遂之，轉一山坳，不見。西行數武，有一潭，大數畝，水亦清淺，中多金鯉。入水捉之，得而復失者再。潭上石閃爍有光，破之，得金沙，乃懷石以歸，故番社常以金絲製魚掛項間，以識異也。此老番所述。然則玉山不必產玉，

<sup>20</sup>收入沈有容《閩海贈言》（《臺灣文獻叢刊第五六種》），頁24。方豪「弁言」稱〈東番記〉：「實明季親臨本島目擊本島情形者所遺之最早文獻」。

<sup>21</sup>蔣毓英《臺灣府志》，頁102。

<sup>22</sup>郁永河《裨海紀遊》（《臺灣文獻叢刊第四四種》）頁33。

<sup>23</sup>范咸《重修臺灣府志》（《臺灣文獻叢刊第一〇五種》）：張湄，乾隆六年巡視臺灣御史，頁102；〈番俗〉詩，頁768。

<sup>24</sup>胡傳《臺灣日記與稟啟》〈上道憲顧〉（《臺灣文獻叢刊第七一種》），頁159。

且產金矣。<sup>25</sup>

此條的玉山仿如一座金光閃閃的神祕山林，情節神奇有趣，分述如下：一是動物，山下的金鹿與潭中的金鯉，都是可望不可及的神奇動物。二是金砂，原住民敲破閃爍有光的潭石，發現是金砂，因此，將之煉成金絲並製成魚形項鍊；同書「雜識志」進一步說出魚形項鍊的名稱：「內山土番以金絲纏繞、橫斜作魚，懸之項頸間，名曰『金鯉魚』」<sup>26</sup>。三是訪客：從「此老番所述」句，可知本文源自原住民耆老口述；《東槎紀略》「西勢社番」條說他們「俗重金鯉魚」<sup>27</sup>，因此，「識寶氣」入山的土番，應是噶瑪蘭的西勢社番。

### 四、世傳寶物的番王

《噶瑪蘭志略》之〈玉山三考〉記載瑯嶠後有番王統內外社，國中有三山，玉山最高：

玉山則有禁，不得輕入，恐遭天譴也。番王世傳一赤珠，大徑寸，凡國中旱，番王請珠置烈日中，紅光燭天，四面雲物層層而起，頃刻風雨驟至。急收珠藏之，恐為龍奪也。又蓄一枯草如甘蔗，凡新墾田園，以草浸水遍灑地中，所植繁盛，年稱大有。據此，玉山在番界，番亦以為神矣。<sup>28</sup>

文中說番王國內的玉山有禁忌——不得輕入，恐遭天譴。為何不得輕入？或可從以下的傳說推測一二：一是番王「世傳一赤珠」，天旱祈雨，風雨即至，連龍都想奪取；二是番王「蓄一枯草」，以此草浸水遍灑新墾田園，可使作物欣欣向榮，年年豐收，因此，原住民視玉山為「神」。此二則番王寶物傳說

<sup>25</sup>柯培元《噶瑪蘭志略》，頁204-205。

<sup>26</sup>柯培元《噶瑪蘭志略》，頁199。

<sup>27</sup>姚瑩《東槎紀略》（《臺灣文獻叢刊第七種》），頁77。

<sup>28</sup>柯培元《噶瑪蘭志略》，頁205。

與風雨、作物有關，充分反映出原住民農耕的心願——風調雨順，作物豐收。

綜合上述，玉山傳說中的原住民，可從二個角度來觀察：

一是形象：〈臺灣雜記〉說玉山「在鳳山野番中」，將玉山與原住民初步連結；〈番境補遺〉說「皆言此山渾然美玉」只是番人「不知寶」，遺憾中呈現漢原二族不同的審美與價值觀；《臺陽筆記》記載玉山下有山靈呵護的生番「遇人輒害，取頭顱而去」，映現出既恐懼又神祕的原住民印象；《噶瑪蘭志略》之〈玉山再〉採錄土番往玉山採金後「以金絲製魚掛項間」，可見噶瑪蘭原住民具有金飾工藝的技能；同書〈玉山三考〉記載神話似的番王之寶——赤珠、枯草，反映的是過著農耕生活的原住民，期待風調雨順、農作豐收的心願。

二是稱呼：〈臺灣雜記〉、〈番境補遺〉皆稱原住民「野番」，《臺陽筆記》說山下藏有「生番」，《噶瑪蘭志略》採錄有「土番」識寶氣。這些稱呼有何差別？《裨海紀遊》分辨原住民採二分法：番有土番、野番之別，野番在深山中，平地諸番恆畏之。<sup>29</sup>《海東札記》再細分為：有熟番，一曰土番；有生番，一曰野番。<sup>30</sup>諸詞雖異，不脫以「番」稱之。據學者研究，所謂「生」與「熟」是以「受教化」（漢化）與「歸附納餉」之有無為判準<sup>31</sup>，平埔族大致就是清代的熟番，今日所謂山胞大致就是清代的生番。<sup>32</sup>若以今日通稱來說，清代玉山傳說中的原住民是：高山原住民與平埔族。

<sup>29</sup> 郁永河《裨海紀遊》，頁 32。

<sup>30</sup> 朱景英《海東札記》「記社屬」（《臺灣文獻叢刊第一九種》，頁 57。

<sup>31</sup> 周婉窈《臺灣歷史圖說》（臺北市：聯經出版公司，1998），頁 24。

<sup>32</sup> 潘英《臺灣平埔族史》（臺北市：南天，1996.6），頁 31。

## 肆、日治迄今的玉山原住民

清領時期，官方將原住民分為「生番」、「熟番」與「化番」，日治時期始將原住民學術性分類<sup>33</sup>，但仍在族名後加「番」或「蕃」字，如 1900 年，最早來臺灣進行田野調查的烏居龍藏寫信給恩師坪井教授，提及布農族、鄒族原住民與玉山有關的傳說：

依照布農蕃和阿里山鄒蕃的口碑傳說，他們的祖先原來住在新高山頂，後來因為族群間不和諧，各自下山居住，才有今日地理上的分布。……。濁水溪畔的布農蕃曾經為我講述關於石器的口碑傳說：「我們的祖先原來住在新高山頂。當時，祖先耕地在濁水溪畔，經常下山播種小米，收割後又帶回山上。」<sup>34</sup>

烏居龍藏信中的「新高山」即玉山。信中簡述布農族、鄒族原住民祖先都源自玉山，後因「族群間不和諧」，各自下山居住。

1909 年，臺灣總督府成立「蕃族調查會」，並於 1913 至 1922 年間，出版一系列臺灣原住民的研究資料。在這些調查報告書中，玉山是鄒族與布農族避洪水、取火種的聖山，也是群族分合的據點；光復後的採錄大致依此架構增減。茲就玉山傳說中的鄒族與布農族分述之。

<sup>33</sup> 將原住民學術性的分類，始於伊能嘉矩與粟野傳之丞《臺灣蕃人事情》（1900）將臺灣原住民分成八族，伊能嘉矩《臺灣蕃政志》（1904）分平埔族為十族，潘英《臺灣平埔族史》，頁 35。日本學者為臺灣原住民命名時，多是以其自稱做為族名，如：Bunun（布農）、Tsou（鄒）、Rukai（魯凱）、Atayal（泰雅）等，語意中皆有「人」的意思，劉育玲《台灣賽德克族口傳故事研究》（國立花蓮師範學院民間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1.6），頁 20。

<sup>34</sup> 寫於明治三十三年（1900）四月十八日，斗六辨務署林圯埔支署。烏居龍藏原著、楊南郡譯註《探險台灣》（臺北市：遠流出版公司，1996），頁 320。

## 一、鄒族

1918年，小島由道對鄒族名稱與居住區域的調查是：所謂 Cou（鄒）族，即是在舊政府時代稱為阿里山番番族的總稱。鹿株大社、全仔大社、知母勝大社、達邦大社，為阿里山頂四社；勃仔大社、干仔霧大社、排剪大社（含雁爾及塔蠟裕）和美壠大社，為阿里山下四社。是居住於阿里山脈，亦即新高山（玉山）以北、西南一帶山地的蕃族。<sup>35</sup>雖不知該族於何時何地遷來，但綜合各部族傳說，僅知往昔本島發生大洪水時，本族各番與 maaya（也發音作 maara，番人認為是日本人）及 ishbukun 等曾同登新高山避難，等洪水退後再下山，分往各地，此後到處遷徙，終於定居於今日之地域。<sup>36</sup>

此外，北 cou 番也流傳小矮人住過玉山：從前在新高山北方名為 patungkuon（八通關）的地方，住著一群叫做 sayuc'u 的矮人，他們過著穴居生活。他們的形體宛如幼童，縱然攀登樹豆之莖也不會折斷，然而其臂力很強，善於使用矛、刀，時常和 sbatanu（水社番）作戰，但不清楚其後的動向與蹤跡。<sup>37</sup>

關於小矮人的傳說，清初，杜臻〈澎湖臺灣紀略〉已有記載：「長髯矮人，僅如十歲小兒，而鬚皆過腹」<sup>38</sup>；而「攀登樹豆之莖也不會折斷」之說，林謙光〈臺灣紀略附澎湖〉也有相似傳說：「更深入山中，其人狀如猿猴，長不滿三尺。見人則升樹杪；人欲擒之，

則張弩相向」<sup>39</sup>，只是「更深入山中」之說，在日本人的採錄中有了明確的山名與方向——新高山北方。

佐山融吉對鄒族與玉山相關的調查成果，與小島由道略有異同：

相近的是，鄒族與 maaya 等同登新高山避難，但又有臨別折弓的情節：太古時代 hosa 社的祖先，同 bunun 及 maya 住在玉山山峰上。當時除山頂外，四面均是海，只好捕殺動物為生。後來大水漸退，大家就各分東西，於是拿出一弓折成三段，上段由 maalaa 收執，中段由 bunun 收執帶了玉山右方，hosa 社的祖先和 maalaa 就去 Tohuya 定居，但後來 maalaa 就下山了，到一沒有鳥獸的地方，發生衣食困難，就發明種植東西，並穿起棉料縫製的衣服。<sup>40</sup>

相異的是，神在玉山造人，因洪水再度上山，出草習俗在此萌芽，下山後才認識日本人（maya）而非同在山上避洪災：太古時，名叫 hamo 的神在玉山上創造了人，隨著人口增多而逐漸離去；後因洪水氾濫，便帶著動物回到玉山上。當時無穀類可食，只有捕殺動物。有一次，將狗頭用竹竿插起，豎在地下，眾人覺得好玩，後來又嘗試用猴頭與人頭。不久洪水退了，眾人分別下山。以後

<sup>35</sup>臺灣總督府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原著（1918），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編譯《番族慣習調查報告書·第四卷鄒族》（臺北市：中研院民族所，2001），頁 5-6。同書「附記」對「鄒族」標「cou」音的說明是：「過去的學者給與本族 cou 的名稱，是因為本族之各番以 cou（在頂四社）或類似此音之詞（kanakanávu 番是 cáu，lha'alua 番是 cucu'u）來表現『人』。亦即，cou 只是『人』之意，並非本族固有的種族名」，頁 6。

<sup>36</sup>《番族慣習調查報告書·第四卷鄒族》，頁 13。

<sup>37</sup>《番族慣習調查報告書·第四卷鄒族》，頁 18。

<sup>38</sup>杜臻〈澎湖臺灣紀略〉，收入《澎湖臺灣紀略》（《臺灣文獻叢刊第一〇四種》），頁 8。

<sup>39</sup>林謙光〈臺灣紀略附澎湖〉，收入《澎湖臺灣紀略》（《臺灣文獻叢刊第一〇四種》），頁 62。據高拱乾《台灣府志》秩官志學官表，林謙光於康熙二十六年任臺灣府儒學教授，三十年陞浙江桐鄉縣知縣，頁 63-64。

<sup>40</sup>佐山融吉著（1915）、余萬居譯《蕃族調查報告書：鄒族阿里山蕃四社蕃簡仔霧蕃》，引自尹建中《臺灣山胞各族傳統神話故事與傳說文獻編纂研究》（臺北市：臺灣大學人類學系，1994.4），頁 297。1993年，《台灣鄒族語典》的採錄與此則部分相近：很久以前，世界一片汪洋，鄒人都上玉山。米飯吃光後，就吃動物的肉。過了一段時間，世界不再是大海，鄒人離開玉山，到這裏建村落；沒有留在這裡的人，到西部建一座村落。參（俄）聶甫斯基（N.A. Nevskij）著、（俄）李福清（B.L. Riftin）、（漢）白嗣宏、（鄒）浦忠誠譯《台灣鄒族語典》（臺北市：臺原出版社，1993.7），頁 159。

遇到侵他們的人，就砍下他的人頭，這就是出草的濫觴。tapang 社的祖先下玉山，在 ishikiana 建立一社。但又分出二社 imutsu 和 toigiyana。toigiyana 在嘉義，在此認識日本人 (maya)。<sup>41</sup>

1945 年，《臺灣省通志稿》記載曹族之沙魯阿族的〈大洪水的傳說〉：古時無集中部落，族民散住四方。有一次洪水大發，四方皆集中於 tamsul sakulava (即玉山) 及 lisuehitsu 山上。聚居玉山上之祖先不慎忘失火種，有人看見 lisuehitsu 山上有火，祖先乃徵求能渡水前往取火者。山羊取火失敗，taolo 獸達成使命，祖先們感賞其功勞，撫摩其毛，使體毛發光，身體變小。惟可供狩獵之鳥獸日益缺少。大豬說：「我願入水破堤，使水流出。如其不成，我死後請大家每日以薯飼吾子。」言畢跳入水中，少頃水忽大退，山頂露出。人們使用若干獸類作河排水，自玉山走下，來到 soatli 地方，後來移住到排剪。今社名 paitlina，乃以地名為社名。<sup>42</sup>

《臺灣省通志稿》中的「曹族」，即今通稱的「鄒族」。浦忠成先生對這兩個名稱的說明是：鄒族也被稱做「曹族」；以拉丁語標音時是記為 cou 或 tsou，「鄒」顯然比較接近鄒族人所發出的原音。<sup>43</sup>省通志稿與日治時期採錄相較，顯著差異是：增加自願迫堤退水的大豬與若干協助排水的獸類。

1993 年，《台灣鄒族的風土神話》對鄒

<sup>41</sup>佐山融吉著 (1915)、余萬居譯《蕃族調查報告書：鄒族阿里山蕃四社蕃簡仔霧蕃》，引自尹建中《臺灣山胞各族傳統神話故事與傳說文獻編纂研究》，頁 294。

<sup>42</sup>衛惠林、余錦泉、林衡立纂修《臺灣省通志稿》「同胄志第一冊」(臺北市：捷幼出版社，1965.10 初版，1999 再版)，頁 285。此書雖出版於 1965 年，但據同書「各冊細目暨編撰者簡歷一覽表」，引用文獻年代止於「民國三十四年 (1945)」。

<sup>43</sup>巴蘇亞·博伊哲努 (浦忠成)，《台灣鄒族的風土神話》(臺北市：臺原出版社，1993)，頁 19。

族族群分類與居地分布的說明是：鄒族主要居住在玉山西及西南方向，即曾文溪上游兩岸、陳有蘭溪左岸、清水溪右岸以及荖濃溪兩岸谷地或台地。因為語言的差異和住地分離的緣故，所以人類學家把鄒族分為南鄒、北鄒；南鄒大體指與布農族混居於高雄縣三民鄉、桃源鄉的鄒族族人，而北鄒則是居住在嘉義縣阿里山鄉。<sup>44</sup>

書中收錄鄒族與玉山相關的傳說相當多，如造人神話與獵首習俗：族人相傳天神曾在玉山造人；也傳說洪水氾濫，人們跟禽獸都逃到山頂，在山頂時，想創作歌舞來娛悅天神，但總是不能唱好，有人提議殺猴子取頭祭祀天神，果然，歌聲有了起色，又有人提議如果用人頭祭祀，歌聲一定更好，正巧有個殘疾的孩子 (或頑童)，眾人取頭祭拜，歌聲真變得悅耳動聽，後來演變為擊殺異族取其頭顱來祭祀天神的獵首。<sup>45</sup>

同書〈洪水神話〉也收入兩則 1990 年採錄與玉山相關的傳說：

(一)〈洪水離去〉：古時候有一條巨鰻，橫其身於河流下游出口，因而大水泛濫，群山多淹沒水中，幸賴巨蟹以螯夾痛鰻臍，鰻魚驚慌轉身，水慢慢退出，大地再現。人們又爭先下山，墾地種植薯、粟等作物，逐漸恢復正常的生活。<sup>46</sup>

(二)〈取回火種的鳥〉：人們在八頓郭努山避洪水的時候，火種都斷絕了，就派遣哥有伊細鳥 (kojoise) 去尋找火種，但因飛行速度太慢，火燒到嘴邊，就放棄火種。人們又派烏忽古鳥 (uh'ngu) 去取火種，牠飛得很快，順利帶回火種。因為取回火種有功，便容許牠在田裏啄取穀粒，而哥有伊細鳥只能

<sup>44</sup>巴蘇亞·博伊哲努 (浦忠成)，《台灣鄒族的風土神話》，頁 9。

<sup>45</sup>巴蘇亞·博伊哲努 (浦忠成)，《台灣鄒族的風土神話》，頁 28。

<sup>46</sup>講述：湯保福 (七十歲)，地點：特富野社，時間：1990 年 8 月 10 日。巴蘇亞·博伊哲努 (浦忠成)，《台灣鄒族的風土神話》，頁 128。

在田邊覓食。這兩種鳥的嘴尖都是短而平的形狀，那就是取火種時燒過的痕迹。<sup>47</sup>

對於玉山傳說中的鄒族，王嵩山先生的看法是：矗立於鄒領域東側的玉山（patnuguanu），是鄒人洪水神話中的避難之處。目前漢人所普遍使用的地名「八通關」即由此鄒語音譯而來。神話中，鄒（人）在此學得了獵頭的習俗，確立了和布農族（人）等群族的關係。<sup>48</sup>從日治時代迄今的採錄中，玉山除了是鄒族避洪水、學獵首與分群族外，更是天神造人的聖地、歌舞藝術的源頭。事實上，獵首是原住民早已存在的習俗，而清中葉《臺陽筆記》說：「麓下藏有生番，出沒無時，遇人輒害，取頭顱而去」，則明確指出是玉山下的原住民。

## 二、布農族

1919年，佐山融吉「用武崙族而非布農族來稱呼 Bunun」<sup>49</sup>，他對該族名稱、居住地的調查是：「布農族（Bunun）是對一支居住於險峻高山處的蕃族之統稱，其分布區域以玉山為中心」、「以玉山為界，分成南、北兩大部」<sup>50</sup>。當時採錄不少該族與玉山相關的傳說，如：

（一）巒蕃：太古時候，Lamungan 處有一男一女，生下四男三女，繁衍子孫。有條蟒蛇

<sup>47</sup>講述：湯保福（七十歲），地點：特富野社，時間：1990年8月10日。巴蘇亞·博伊哲努（浦忠成），《台灣鄒族的風土神話》，頁129。

<sup>48</sup>王嵩山《聚落經濟、國家政策與歷史》（南投市：臺灣文獻館，2003），頁7-8。

<sup>49</sup>臺灣總督府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原著（1919）、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編譯，《蕃族調查報告書·第六冊布農族前篇》（臺北市：中研院民族所，2008.5），楊淑媛〈編序〉：「佐山融吉在《蕃族調查報告書》中，用武崙族而非布農族來稱呼 Bunun。在中譯本中，我們則將武崙族改為當代通用的稱呼布農族」。

<sup>50</sup>臺灣總督府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原著（1919）、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編譯，《蕃族調查報告書·第六冊布農族前篇》，頁13。

堵住濁水溪的水流，引發洪水，人們分別遷居到玉山、卓社大山以及東巒大山等處。在跋涉之際，不小心遺失火種，某夜，發現玉山山頂燃燒著火，青蛙前去取火，因不時潛入水中，所以無法達成使命。於是傳 kaipis 鳥取火。祖先為了表達感謝，至今不殺害 kaipis 鳥和青蛙。若不小心觸犯此禁忌，必須將衣服燒掉。不久，河中有隻螃蟹用利爪夾蟒蛇，嚇得牠落荒而逃，水位隨之漸降，陸地陸續露出。祖先從高山遷居至現今巒大本社之 Tansinmuk 處。<sup>51</sup>

### （二）達啟覓加蕃

1.太古時候，洪水來襲，大地變成汪洋，僅玉山、巒大山、郡大山、Silbia 山以及卓社大山的山頂露出水面。人們到玉山的山頂上避難，因小米盡失，只好捕捉野獸生吃。有一天，發現卓社大山山頂有火光，先後差遣鳥、長尾鳥 kaipia 鳥，才如願將火取回。後來，螃蟹和大蛇爭鬥，螃蟹剪破大蛇的肚子，大蛇不堪疼痛，迅速往西方竄逃，經過之處成為溪流，積水順溪宣洩，原有的陸地再度顯露出來。人們下山尋求良地，各自組織今日所見的蕃社。<sup>52</sup>

2.〈qaipis 鳥的故事〉：發生洪水時，漢人逃到玉山上，蕃民爬到卓社大山頂避難，忘了攜帶火種，先後把 lalaingan、tanpunga、salinataz、linas、qaipis 鳥叫來，向玉山上的漢人索取火種，最後是 qaipis 鳥銜火種歸來。為感念其恩惠，約定以後不射殺 qaipis 鳥。蕃民在山上以鹿、野豬及羌等野生動物為食，因地狹人多，而面臨斷炊之苦。幸好洪水及時消退，蕃民就下山選擇溪邊種粟過日子。<sup>53</sup>

<sup>51</sup>《蕃族調查報告書·第六冊布農族前篇》，報導人 Qatungulan 社 Paian Tanapima，頁19-20。同書丹蕃〈洪水的故事〉，報導人丹大社 Laung Kalumtutan 與 Itiki Kalumtutan，故事與巒蕃相近：蟒蛇堵住河口，居民上玉山避水，螃蟹剪蛇退水，頁194。

<sup>52</sup>《蕃族調查報告書·第六冊布農族前篇》，報導人 Tamazuan 社 Ulang Tasikavan，頁22。

<sup>53</sup>《蕃族調查報告書·第六冊布農族前篇》，報導人卡

### (三) 郡蕃

1. 太古時候，在 Lamungan 有兩兄弟，哥哥名叫 Bukun，弟弟名叫 Tapang。不久，來了幾位自稱 Pun 的人，對兩兄弟百般欺凌，兩人只好逃往山中。幸運地有幾隻螃蟹引導他們到玉山。兩人在山上製作弓箭，捕食野獸為生，但深覺非長久之計，又連袂下山，落腳於 Asangdaingaz，位居現今 Ibahe 至 Masutalum 社之途中的右側，渡過溪谷即可到達。後來他倆起衝突，弟弟負氣出走，直往西行，成為今日鄒族達邦大社 (Tapang) 的始祖。<sup>54</sup>

2. 〈haipis 鳥的故事〉：古時候有一場大洪水，蕃民們都逃到玉山頂上避難，在驚慌之際失去了火種。蕃民派遣青蛙去找火，青蛙尋得火種並頂在頭上，但在即將抵達玉山時，卻潛入水中，使得火種熄滅了。眾人改派 haipis 鳥，此鳥神通廣大，不知從何處銜回火種。現在我們禁殺 haipis 鳥，就是為了感念牠的厚恩。<sup>55</sup>

上述布農族與玉山相關的傳說中，大多是因洪水到玉山（也上他山）避難，水退後各自下山組織社群，山居期間則衍生取火傳說與不殺 haipis 鳥的禁忌，例外的採錄有二：一是郡蕃在 Lamungan 的兩兄弟，因受外人欺凌而上玉山；二是達啟覓加蕃〈qaipis 鳥的故事〉，他們並非上玉山避難，而是派鳥到玉山向漢人索取火種。

2003 年，採錄卓社〈大洪水後的一把小米〉故事：祖先從那母岸遷移到丹西莫克時，

社 Tiang Matulaina，頁 184。另外，報導人 Tamazuan 社 Ulang Tasikavan，也提到〈qaipis 鳥取火的故事〉、〈青蛙失火的故事〉，皆因發生洪水逃到高山避難，而有取火的故事，但沒有明言是哪座山，頁 180、181。  
<sup>54</sup>《蕃族調查報告書·第六冊布農族前篇》，報導人 Ibahe 社 Aziman Takistalan 與 Takistibanan，頁 24。

<sup>55</sup>《蕃族調查報告書·第六冊布農族前篇》，報導人 Baul 社 Anu Takiludun，頁 207。

有一條住在伊洛康的大蛇堵住堰口止住河流，造成洪水氾濫。人們逃難到玉山及卓社大山。沒多久，穀物都吃光了，大家改吃肉類。不久，他們發現玉山上火光，卓社大山的人先後命令蛤蟆、西里努達鳥、凱碧西鳥去取火，只有謹慎小心的凱碧西鳥取得火種，因此禁止殺害凱碧西鳥及蛤蟆，以感謝他們的恩典。螃蟹看許多人由於洪水造成生活困難，要去找大蛇作個了斷，牠用螯把大蛇截成兩斷，洪水退了，陸地再度出現。族人高興的回到家鄉。雖然穀物被洪水沖走，幸有一把小米（粟）掛在塔比克那草上，供他們重新播種。今天布農族人在耕作時拔除塔比克那草成為禁忌，為的是對此薑草的感謝。由於人口增加、食物短缺，花蓮卓社的布農族人不得已離開故鄉，才有了卡社及丹社的新部落。<sup>56</sup>

2006 年，海樹兒採錄〈洪水故事〉：很久以前，有隻大蛇堵住海水出口，海水往上升。布農人跟其他動物急往高處逃，不小心弄丟文字。逃到 Usaviah（玉山）的族人沒有火種，發現另一方山頂燃燒的火。先後派癩蛤蟆、水鹿取火失敗，最後 haipis（火石鳥）以嘴啣著火種飛回，由於火種很燙，用雙腳抓住或尖嘴啣著，而留下燒燙紅了的尖嘴及雙腳。為表達感激，立下不得射殺 haipis 鳥的禁忌。不久，有隻大螃蟹咬大蛇的身體，大蛇因為疼痛而逃跑。Bunun（人）下山後分離，形成了不同的 Siduh（族類）。<sup>57</sup>

上述二則當代採錄，因洪水上山避難、取火等情節，大致與日治時期相近，但是各有增加：前者是拔除塔比克那草成為禁忌，後者則解釋沒有文字的原因。

<sup>56</sup>林道生《原住民神話·故事全集 1》（臺北市：漢藝色研文化公司，2001.5），頁 45-46。

<sup>57</sup>海樹兒·戈辣拉菲《布農族部落起源及部落遷移史》（臺北市：行政院原住民委員會，2006.12），頁 85-86。

### 三、鄒族與布農族的洪水神話

關於臺灣原住民的洪水神話，鹿憶鹿先生的觀點是：有許多情節是屬於解釋性神話，不只是箱舟漂流型，洪水後近親婚再傳人類主題，更包含族群的遷徙、部落的起源、大地山川的來源、火種的來源、食物的來源、祭典的起源等，甚至解釋動物特徵、獵頭習俗、文面習俗等。<sup>58</sup>以此論點檢視鄒族與布農族的洪水神話，除了沒有箱舟漂流型與洪水後近親婚，其餘特點皆已含括，近期採錄的布農族傳說並增加解釋為何沒有文字之因。

鄒族與布農族的洪水神話，結構大致相近，而不同的情節更可看出二族的差異，分述如下：

#### (一) 相同點

洪水神話中，退水的動物大都是螃蟹<sup>59</sup>，據學者研究，這樣的共同性不只反映在鄒族與布農族：台灣原住民及東南亞地區的洪水神話、創世神話中，螃蟹都扮演重要的角色，隱約可以見出兩者的臍帶關係。而從洪水神話中的螃蟹角色，正見出台灣原住民的海島文學特色。<sup>60</sup>

洪水神話衍生的取火神話是二族共有的情節，值得探討的主題有二，一是取火動物：上山避水期間，取火的動物很多，鳥類在此任務中尤有貢獻，為了表達感謝，因而告誡子孫禁殺，甚至成為該族的禁忌。浦忠成先生進一步詮釋故事中取火的動物往往與其自身之特徵有密切的聯絡，如雀鳥嘴成火紅的顏色，那是牠叼著火而被燒的痕跡，足以顯示初民與禽獸間相處的情況，也呈現初民眼中各類禽獸的形姿和特徵。<sup>61</sup>二是尚有他

山：浦忠成先生以鄒族為例，說明從取火時必前往另一處未將火遺失的另一群人的情況看來，人所前往避水的高山至少有二處，並舉布農族、菲律賓「伊弗高」(Ifugao)族、智利「阿勞卡尼安」印第安人洪水神話，認為另存一山或多山的觀念，除了反映初民對所處大地山川高聳起伏地勢的模糊認知外，也顯示神話的集體創作者在塑造使人類面臨進退兩難的困境時，猶望困境終有可以克服的契機。<sup>62</sup>

#### (二) 相異點

一是族群發源：在洪水神話中，鄒族與布農族各有不同的發源地，鄒族的 hamo 神在玉山造人，布農族的祖先是在 Lamongan 繁衍子孫<sup>63</sup>，意即布農族並未將玉山視為一神聖之地，不過，卓社群卻有視卓社大山為 masamu 的說法<sup>64</sup>。誠如衛惠林等學者所說：此等發祥地縱然不能說明種族來源，至少也能代表其移住初期的重要立腳點或根據地。如高山發源說，曹族以玉山及其附近山區為發祥地，稱玉山為 Patungkwanu；布農族以西部山麓平原邊緣的 Lamongan 地方為其發祥地。可以推定高山起源各族一定來臺灣較早。<sup>65</sup>二是社會發展：浦忠成先生認為，布農族神話中，螃蟹停止洪水而無所要求，反

學》(臺北市：常民文化公司，1996.5)，頁 94。

<sup>62</sup>浦忠成《庫巴之火》(臺中市：晨星出版社，1997)，頁 72。

<sup>63</sup>Lamongan (拉蒙岸)，傳說是布農族遷入山地居住前之故址，為西部平地，位於河濱低平台地，茂生檳榔樹，擬之以濁水溪南岸竹山鎮之社寮，或云溪北之名間，達西烏拉彎·畢馬·達給斯海方岸·娃莉絲合著《布農族神話與傳說》(臺中市：晨星出版社，2003)，頁 36。

<sup>64</sup>葉家寧《臺灣原住民史 布農族史篇》(南投市：臺灣文獻館，2002)，頁 19。文中「Masamu」，譯為「禁忌」。

<sup>65</sup>衛惠林、余錦泉、林衡立纂修《臺灣省通志稿》「同青志第一冊」(臺北市：捷幼出版社，1965 初版，1999 再版)，頁 3。此書雖出版於 1965 年，但是書中「各冊細目暨編撰者簡歷一覽表」引用文獻年代止於「民國三十四年(1945)」。

<sup>58</sup>鹿憶鹿《洪水神話：以中國南方原住民與台灣原住民為中心》(臺北市：里仁書局，2002)，頁 239。

<sup>59</sup>《臺灣省通志稿》也採錄鄒族有大豬犧牲自我破堤退水的傳說。

<sup>60</sup>鹿憶鹿〈台灣原住民的魚蟹神話傳說〉(《歷史月刊》2000.1)，頁 26。

<sup>61</sup>巴蘇亞·博伊哲努(浦忠成)《台灣原住民的口傳文

映的是最原始的狩獵社會；鄒族神話中，螃蟹要得獸毛（一說女陰毛）之後，才協助停止洪水；由民間文學的觀點來看，鄒族的社會觀念要比布農族發展一些，可能農業的萌芽也要比布農族早。<sup>66</sup>

#### 四、洪水神話中動物角色之探源

據學者研究，鄒族的鱧蟹（豬）洪水神話與布農的蛇蟹洪水神話應是同原型分化而來的。從外形上來看，鱧魚與蛇是極相似的細長動物，應屬於同一範疇。小島先生認為原住民洪水神話中本來的角色是鱧魚或蛇，難以斷論。不過，實際流傳的神話講到鱧魚變成了山地或著說牠來自大海，所以最早的主角應該是鱧魚。<sup>67</sup>簡單的說，上述所討論的是：神話中到底是「蛇」或「鱧」引發洪水？茲引清中葉文獻，試尋傳說中的足跡。

道光十五年（1835），柯培元受命擔任噶瑪蘭通判<sup>68</sup>，離開艋舺十五里後，看見「一山晶瑩透徹，如在目前。詢之土人，即玉山也」，抵達噶瑪蘭後，即「選土番通目，裹餼糧往探之」：

一路深林密箐，蛇虺向人噴火。山上下一長溪，清徹見底，中多泥鱧，大可丈餘。水嚴冷，渡至半，為鱧纏繞不得行。隔岸望山，約三、四里，三峯縹緲空際，非霧非烟，令人目眩。時有怪鳥異獸，出沒林間，不能久住。<sup>69</sup>

從上述可知：前往玉山途中，林木密布，路上有向人噴火的「蛇虺」，溪中則有大可丈餘的「泥鱧」，不過，讓柯培元無法繼續前進的，

<sup>66</sup>巴蘇亞·博伊哲努（浦忠成）《台灣原住民的口傳文學》，頁 87。

<sup>67</sup>鹿憶鹿《洪水神話：以中國南方原住民與台灣原住民為中心》，頁 204。

<sup>68</sup>柯培元《噶瑪蘭志略》「職官志」，頁 71。

<sup>69</sup>「清徹見底」之「徹」應「澈」，柯培元《噶瑪蘭志略》之〈玉山考〉，頁 204。

並非路上的「蛇」，而是溪中的「鱧」。

日治時期迄今，鄒族傳說是「鱧」引發洪水，布農族傳說是「蛇」，若據柯培元見聞所述，則引發洪水的「罪魁禍首」是鄒族傳說中的「鱧」；至於文中說林間有隨時出沒、讓人無法久留的「怪鳥異獸」，在鄒族與布農族的洪水神話中，則是取火的英雄、被獵食的對象與協助排水的助手。

#### 伍、結語

清代文獻中的玉山傳說常有預兆吉凶之玄意：清初，《諸羅縣志》說玉山「奇幻瑩澈」、陳夢林〈望玉山記〉說「不可以有意遇之」，此後，民間傳說多從是否能見來預兆吉凶，如清中葉《臺陽筆記》說玉山「不宜全見，見則不祥」；《噶瑪蘭志略》〈玉山三考〉記載番王國內的玉山不得輕入，恐遭天譴；但晚清《東瀛紀事》卻說「見之者則為吉徵」，兩極化的吉凶說，更顯玉山的神秘性與神聖性。

玉山傳說中原住民的形象，從清朝到日治時期，各有不同：清初，〈番境補遺〉說玉山渾然美玉，山中的原住民是不識美玉的「野番」；清中葉，《臺陽筆記》記載原住民是受山靈呵護、獵首神速的「生番」，《噶瑪蘭志略》之〈玉山再考〉有世傳赤珠、枯草之寶的「番王」，同書〈玉山三考〉有識寶氣而來淘金砂而去，去後製成金鯉魚項鍊的噶瑪蘭「土番」。在日本人的採錄中，玉山中尚有驚鴻一瞥、靈巧善射的小矮人。

日治時期迄今的採錄中，玉山是鄒族與布農族避洪水、取火種的聖山，也是群族分合的據點，而傳說的異同則反映出二族的文化特質。就共同點而言，一是感謝鳥類取火因而有禁殺的習俗，二是前往未將火遺失的他山取火，呈現出族群克服困境的努力。就相異點而言，一是族群發源：鄒族的 hamo 神在玉山造人，而布農族的祖先在 Lamongan

繁衍子孫；二是社會發展：從螃蟹退水後有無要求的差異，反映出鄒族的社會發展與農業比布農族略早；三是文化習俗：鄒族傳說避洪水期間，獵首源於好玩或娛神，布農族則傳說因海水上升而弄丟文字。

從清中葉《噶瑪蘭志略》的記載可知：引發洪水的「罪魁禍首」是鄒族傳說中的

「鰻」；文中的「怪鳥異獸」，在日治迄今的採錄中，是取火的英雄、被獵食的對象與協助排水的助手。可見，原住民雖無文字記錄其歷史，但是，透過口傳的文化特質，代代相傳屬於自己族群的歷史記憶。

附表 1：清代玉山傳說中的原住民

	地點	名稱	行事	傳說、異事
臺灣雜記（1684）	鳳山	野番		
番境補遺（1697）	萬山中	野番		皆言此山渾然美玉
臺陽筆記（1805）	玉山環抱諸峰	生番	出沒無時，遇人輒害，取頭顱而去	此山之靈，呵護甚密
噶瑪蘭志略·玉山再考（1837）	在生番界外	土番	得潭中金沙，以金絲製魚掛項間	山麓遇金，潭中多金鯉
（同上）玉山三考	瑯嶠後	番		番王世傳赤珠與枯草
東瀛紀事（1870）	彰化內山	野番		見之者則為吉徵

附表 2：日治時期迄今玉山傳說中的鄒族

	祖居/ 上山之因	成災之因	山上行事	退水者	退水後	取火者	感恩之行
蕃族調查 報告書 (1915)	祖先同 bunun 及 maya 住 玉山		捕殺動物 為生		臨別前將弓 折三段各自 收執		
蕃族調查 報告書 (1915)	神在玉山 造人，後 因洪水再 回玉山		無穀可食 殺動物； 竹插狗頭 覺好玩， 後猴、人 頭		遭侵就砍 頭；Tapang 社先下山，建 ishikiana 社		
蕃族慣習 調查報告 書(1918)	因洪水上 山				本族與 maaya、 ishbukun 下 山分往各地		
臺灣省通 志稿 (1945)	因洪水上 山		獵鳥獸	大豬	獸作河排 水，到 soatfi 後移住排剪	先遣山 羊後派 taolon 獸 成功	撫毛，使 體毛發 光，身體 變小
台灣鄒族 的風土神 話(1990)	神在玉山 造人，後 因洪水再 回玉山		創作歌舞 娛神，砍 猴、人頭 祭祀		殺異族頭 顱祭祀		
(同上) 〈洪水離 去〉	因洪水上 山	巨鱧橫身 於河口		巨蟹	下山墾種		
(同上) 〈取回火 種的鳥〉	因洪水上 山					哥有伊 細鳥失 敗、鳥忽 古鳥成 功	前者在田 邊覓食； 後者在田 裏啄穀

附表 3：日治時期迄今玉山傳說中的布農族

	祖居/ 上山之因	成災之因	山上行事	退水者	退水後	取火者	感恩之行
蕃族調查 報告書、 巒番 (1919)	祖先在 Lamongan 因洪水上 山	蟒蛇堵 住濁水 溪水流		螃蟹	遷至巒大本 社 Tansinmuk 處	先後遣青 蛙、kaipis 鳥	不殺 kaipis 鳥 和青蛙
(同上) 達啟覓加 蕃	洪水		小米盡失， 生吃野獸	螃蟹	蛇往西竄， 過處成溪； 下山組社	先後遣 鳥、kaipia 鳥	
(同上) 達啟覓加 蕃〈qaipis 鳥的故事〉	洪水，漢 人到玉 山，蕃民 到卓社大 山避難		捕鹿、野豬 及羌等為食		下山選溪邊 等地種粟	先後有 lalainganta npungasali natazlinas qaipis 鳥	不殺 qaipis 鳥
(同上) 郡蕃	兄弟住 Lamongan 受 Pun 人 欺凌，螃蟹 引到玉山		製弓箭 捕野獸		住 Asan gdaingaz ； 弟西行為鄒 族達邦社始 祖		
(同上) 郡蕃 〈haipis 鳥 的故事〉	洪水					先後遣青 蛙、haipis 鳥	禁殺 haipis 鳥
原住民神 話故事全 集(2003)	洪水	大蛇	穀物吃光， 改吃肉類	螃蟹	回鄉，有把 小米掛在塔 比克那草上	先後令蛤 蟆、西里努 達鳥、凱碧 西鳥	禁殺凱 碧西鳥 及蛤蟆； 禁拔塔 比克那 草
布農族部 落起源及 部落遷移 史(2006)	海水上升 而上山， 途中不小 心弄丟文 字	大蛇		大螃蟹	下山後形成 了不同的族 類	癩蛤蟆、水 鹿失敗， haipis 成功	禁殺 haipis 鳥

## 參考文獻

-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譯）（2001）。**番族慣習調查報告書·第四卷鄒族**。（原作者：臺灣總督府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臺北市：中研院民族所。（原著出版年：1918）
-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譯）（2008）。**蕃族調查報告書·第六冊布農族**。（原作者：臺灣總督府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臺北市：中研院民族所。（原著出版年：1915）
- 尹建中（1994）。**臺灣山胞各族傳統神話故事與傳說文獻編纂研究**。臺北市：臺灣大學人類學系。
- 巴蘇亞·博伊哲努（浦忠成）（1993）。**台灣鄒族的風土神話**。臺北市：臺原出版社。
- 巴蘇亞·博伊哲努（浦忠成）（1996）。**台灣原住民的口傳文學**。臺北市：常民文化公司。
- 巴蘇亞·博伊哲努（浦忠成）（1997）。**庫巴之火**。臺中市：晨星出版社。
- 朱景英（1773）。海東札記。**臺灣文獻叢刊第一九種**。
- 余文儀（1760）。續修臺灣府志。**臺灣文獻叢刊第一二一種**。
- 杜臻（1684）。澎湖臺灣紀略；林謙光（1687）臺灣紀略附澎湖。**臺灣文獻叢刊第一〇四種**。
- 李宜靜（2012）。**明清文獻中的臺灣印象**（博士論文）。東吳大學，臺北市。
- 李福清、白嗣宏、浦忠成（譯）（1993）。**台灣鄒族語典**（原作者：N. A. Nevskij）。臺北市：臺原出版社。
- 林豪（1870）。東瀛紀事。**臺灣文獻叢刊第八種**。
- 林道生（2001）。**原住民神話·故事全集 1**。臺北市：漢藝色研文化公司。
- 季麒光（1684）。臺灣雜記。**臺灣文獻叢刊第二一六種**。
- 周鍾瑄（1717）。諸羅縣志。**臺灣文獻叢刊第一四一種**。
- 周婉窈（1998）。**臺灣歷史圖說**。臺北市：聯經出版公司。
- 郁永河（1697）。裨海紀遊。**臺灣文獻叢刊第四四種**。
- 范咸（1747）。重修臺灣府志。**臺灣文獻叢刊第一〇五種**。
- 姚瑩（1829）。東槎紀略。**臺灣文獻叢刊第七種**。
- 柯培元（1837）。噶瑪蘭志略。**臺灣文獻叢刊第九二種**。
- 胡傳（1895）。臺灣日記與稟啟。**臺灣文獻叢刊第七一種**。
- 唐贊袞（1891）。臺陽見聞錄。**臺灣文獻叢刊第三十種**。
- 海樹兒·戈辣拉菲（2006）。**布農族部落起源及部落遷移史**。臺北市：行政院原住民委員會。
- 陳第（1603）。東番記。**臺灣文獻叢刊第五六種**。
- 鹿憶鹿（2000.1）。台灣原住民的魚蟹神話傳說。**歷史月刊**，26。
- 鹿憶鹿（2002）。**洪水神話：以中國南方民族與臺灣原住民為中心**。臺北市：里仁書局。
- 楊南郡（譯）（1996）。**探險台灣**（原著者：鳥居龍藏）。臺北市：遠流出版公司。
- 翟灝（1805）。臺陽筆記。**臺灣文獻叢刊第二十種**。
- 葉家寧（2002）。**臺灣原住民史·布農族史篇**。南投市：臺灣文獻館。
- 達西烏拉彎·畢馬·達給斯海方岸·娃莉絲。**布農族神話與傳說**。臺中市：晨星出版社。
- 蔣毓英（1985）。臺灣府志。**臺灣府志三種**。北京：中華書局。

潘英（1996）。臺灣平埔族史。臺北市：南天書局。

衛惠林、余錦泉、林衡立（1965 初版，1999 再版）。臺灣省通志稿·同胄志。臺北市：捷幼出版社。